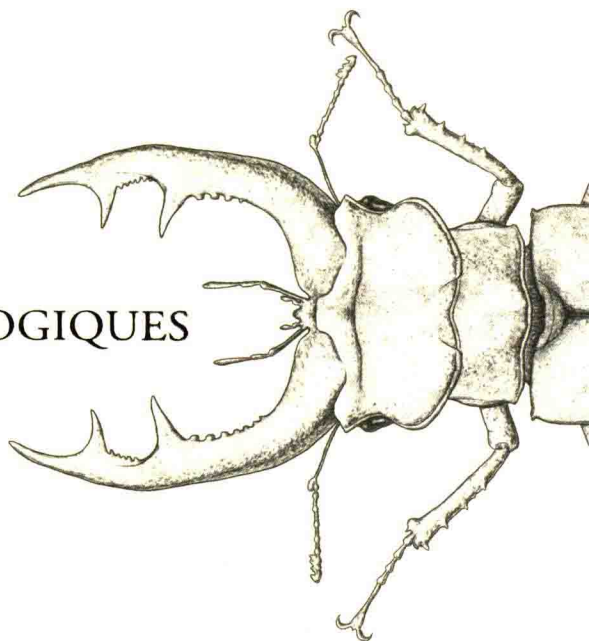


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

昆虫记

Jean-Henri Fabre

[法] 让-亨利·法布尔——著 戚译引——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Jean-Henri Fabre

[法] 让-亨利·法布尔——著

戚译引——译

昆虫记

SOUVENIRS
ENTOMOLOGIQUES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虫记 / (法) 法布尔著; 戚译引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201-10337-2

I. ①昆… II. ①法… ②戚… III. ①昆虫学—普及
读物 IV. ①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7284号

昆虫记

KUN CHONG JI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产品经理	赵海萍
责任编辑	张 璐
封面设计	董歆昱
制版印刷	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890毫米 1/16
印 张	18.75
印 数	1-15,000
插 页	2
字 数	266千字
版次印次	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目录 | Table des matières

P001 荒石园 | L'Harmas

你们探索死亡，而我探索生命。

P011 圣甲虫 | Le Scarabée sacré

它们的工具包就像一个科技博物馆，各种挖掘工具一应俱全。

P029 匕首三击 | Les trois coups de poignard

往哪里刺，怎么刺，掘土蜂将天性中的智慧、不败的秘密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P035 多毛长足泥蜂 | L'Ammophile hérissée

这个外科手术专家每一次出手，都精确得如同拿着尺子在丈量一般。

P044 蜾蠃 | Les Eumènes

它知道如何将实用与美观合二为一，圆顶房子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家的杰作。

P056 红牧蚁 | Les Fourmis rousses

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坎坷，它们总能满载食物回家，这是依靠嗅觉还是视觉的指引？

P071 法国狼蛛 | La Tarentule à ventre noir

这是位大胆的猎人，它全靠自己的技艺谋生。

P088 壁泥蜂 | Le Pélopée

在选择炉膛作为筑巢地点的时候，壁泥蜂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逸，而是家族的兴旺。

P099 天牛 | Le Capricorne

幼虫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，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好逃生之路。

P109 蝉出地洞 | La Cigale—la sortie du terrier

若虫通过这个气象观察站，了解外面的天气变化，以便迎接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

P116 蝉的羽化 | La Cigale-la transformatton

它就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完成了高难度动作，卓越的平衡能力让人惊讶。

P124 螳螂的情爱 | La Mante-les amours

在交配过程中就把配偶吃掉，这实在是任何一个凶残的人都没法想象的。

P129 负葬甲 | Les Nécrophores-l'enterrement

这个人殓师平时动作僵硬迟缓，掘墓的时候却出奇麻利。

P141 绿丛螳斯 | La Sauterelle verte

它是潜行在夜幕下的杀手，音乐的盛会之后便是杀戮。

P152 蟋蟀的歌唱和交配 | Le Grillon-le chant-la parade

求爱的歌声再次响起，中间夹杂着片刻的静默和低低的颤音。让我们看看你的乐器吧！

P164 蝗虫的作用和发声器 | Les Acridiens-leur rôle-l'appareil sonore

它有一点虾的滋味，还带有烤螃蟹的香味。

P176 大蝼步甲 | Le Scarite géant

它们能像火枪一样喷出灼热的气体，点燃捕食者的胡须。

P185 欧洲榛实象 | Le Balanin des noisettes

准备了美味佳肴，把不速之客拒之门外，无忧无虑的隐士在里面长大，长胖。

P195 石蛾 | La Phrygane

这小虫总是带着一捆捆细小的草茎或者芦苇碎片，穿梭在死水中。

P209 孔雀天蚕蛾 | Le Grand-Paon

棕红色天鹅绒外衣，白色毛皮领带，翅膀中间的大眼睛如同彩色虹膜，美貌非凡。

P224 花金龟 | Les Cétoines

它吃得瘫倒在水果旁边，就像酣睡的馋小孩，嘴角还沾着面包屑和果酱。

P239 地中海黄蝎的交配 | Le Scorpion languedocien-la parade

这样的告白对于雌蝎来说，可是意味着被撕裂的危险。

P247 大萤火虫 | Le ver luisant

这个提灯笼的家伙，到底靠什么来发光？

P259 译后记 | Postface

P265 注释 | Annotations

P279 学名翻译对照表 | Tableau comparatif des noms

荒石园¹

L'Harmas

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“这是我的愿望”²。一小片土地，不用太大，但要有篱笆的保护，来隔绝马路上的喧嚣；这片被遗忘的角落，它贫瘠，被太阳烤得火热，却是蓟草和膜翅目的生灵喜爱的家园。我可以免受来往行人的打扰，向沙泥蜂和泥蜂³发问，专心投入到这场艰深的学术研讨会中。一问一答之间，实验是唯一的语言。四处奔波会浪费时间，遥远的路途又让人心烦气躁，而在这里，我不必跑得太远，就能制定一份偷袭计划，布下陷阱，随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“这是我的愿望”，我的梦想，它始终被我精心呵护，而未来变幻莫测，使得它如此遥不可及。

在田野里搭建一个实验室并非易事，尤其是在每天都为生计发愁的艰难时期。四十年来，我一直在以不可动摇的勇气和这穷困潦倒的生活搏斗。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落成，这是我孜孜不倦、顽强奋斗的结果，其中的艰辛无以言表。也许接下来我需要一点儿闲暇时间，这是个更重要的条件。之所以要说也许，是因为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苦刑犯的枷锁。但我的心愿终究是实现了。噢，也许我来迟了，我可爱的虫子们！我担心，当山珍海味终于呈现在面前，我却已经老得掉光了牙齿，无福消受。是的，有点儿晚了。最初的海阔天空，如今只剩下一小片局促得令人窒息的穹顶，一天比一天更低沉阴郁。除了那些失去的东西，我对过去无怨无悔，甚至

从不曾怀念消逝的青春。我没有任何遗憾，也不抱任何希望。岁月已将我侵蚀得面目全非，我甚至开始质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。

废墟之中，还有一道残垣屹立不倒，安稳如山，那是我对科学真理的衷心热爱。我心灵手巧的昆虫们啊，我能否凭着这份热情，为你们的历史郑重地添上几页？

我满怀美好的心愿，但会不会力不从心？为什么我把你们冷落了这么长时间？一些朋友因此责怪我。啊！请告诉朋友们，你我共同的朋友们，我没有忘记你们，也并非因为懒惰而忽视你们、抛弃你们。我在乎你们，我相信，节腹泥蜂的巢穴里藏着更有趣的秘密，等待我们去发现；泥蜂的狩猎还会带来更多的惊喜。但我没有时间。我单兵作战，孤立无援，苦苦对抗这凶险的命运。在高谈阔论之前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把我的话转告它们吧，它们会宽恕我的。

其他人批评我的语言，认为它不够严肃，或者说，缺乏那种死板的学究气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一篇文章能让人毫不费力地读完，那么它就没有蕴含着真理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只有晦涩难懂的文章才是深刻的。来吧，你们！你们这些手持长矛、身披铠甲的昆虫，请来为我辩护，为我作证！告诉他们，我与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；我带着怎样的耐心进行观察，又怎样一丝不苟地记下你们的一举一动！你们的证词是一致的：我的文字里虽然没有空洞的公式，没有一知半解的胡言乱语，但每字每句都是我所观察到的事实，不多，也不少。如果其他人想对你们发问，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。

我亲爱的虫子，如果你们没法说服那些无理取闹的人，是因为我没有将你们描写得令人生厌，那就让我亲自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把昆虫开膛破肚，而我研究的是鲜活的生命；你们将昆虫塑造成恐惧和怜悯的对象，而我要激发人们对昆虫的喜爱；你们在刑房和屠宰场一般的实验室里工作，而我在蓝天之下、在曼妙蝉鸣中观察它们；你们用化学试剂检测细胞和细胞质，而我研究本能最高级的表现形式；你们探索死亡，而我探索生命。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呢？野猪会把清澈的山泉搅得一片浑浊，博物学本该成为年轻人引以为荣的事业，却因为细胞研究的突飞猛

进而变得令人生厌⁴。有识之士和哲学家有朝一日也许会对‘本能’这个深奥的问题产生兴趣，如果说我是为他们写作，那么我可以说，我也为年轻人写作，希望能让他们爱上令你们如此憎恶的博物学，这才是我的主要目的。所以，在保证严格尊重事实的前提之下，我尽量避免把文章写得像你们的科学论文一般。唉！论文读起来常常像休伦人⁵的语言一样晦涩难懂！”

但目前来说，这还不是我的工作。我要谈谈我心爱的土地，我要细心耕耘，把它变成观察鲜活昆虫的实验室。在这个小村庄的灯火阑珊处，我终于拥有了它。这是一片荒石园。在当地方言中，荒石园(harmas)指的是未经涉足、布满碎石，连百里香都无法生长的土地。它实在太贫瘠，没有耕种的价值。春天，绵羊偶尔经过，吃一点儿草。不过，乱石之下还有着红色的土壤，所以我的荒石园并非完全荒芜，听说这里还长过葡萄藤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挖坑种树，还会发现到处是珍贵的树根，因为岁月久远，几乎炭化。在各式各样的农具中，只有三齿大叉能撬动如此坚硬的土地。很遗憾，这里最初的植被都已消失，再也看不到百里香和薰衣草的身影，看不到一丛丛的胭脂虫栎——这是一种低矮的栎树，一抬腿就能跨过去。这些植物，尤其是前两者，对我而言是有用的，蜜蜂和胡蜂需要采食它们的花蜜。我不得不在耙过的土地上再次种植这两种植物。

一些植物很快不请自来，在这里肆意繁衍。它们总是首先出现在被耕耘过的土地上，随后定居下来，生生不息。偃麦草⁶，这是一种讨厌的禾本科植物，就算你和它斗上三年五载，也没法彻底消灭它。在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各种矢车菊，它们全身都是尖锐的刺，张牙舞爪，



◇ 偃麦草
Elytrigia repens

凶相毕露。它们中有黄矢车菊、丘陵矢车菊、星苞矢车菊和粗星菊，其中以黄矢车菊数量最多。

◇ 丘陵矢车菊
Centaurea collina



在这乱麻般的矢车菊丛中，一枝金黄菊傲然挺立，如同巨大的枝形烛台，橙黄色的花朵就是上面的火焰，它的刺如同钉子般尖锐。上方是一株伊利里亚大翅菊，它的茎稀稀落落，一根根挺得笔直，足有一两米高，顶端的花朵好像粉红色的绒线团，它的刺与西班牙洋菊相比毫不逊色。还有菊中的小矮人家族：首先是猛菊，它简直武装到了牙齿，就算是采集植物的人都会觉得无从下手；随后是翼菊，它长着浓密的叶片，叶脉的末端特化⁷成一根根尖刺；还有黑叶飞廉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插满了针的玫瑰花结。在这些菊之间的空地上，露莓带刺的茎匍匐生长，这是树莓的近亲，会结出带蓝色的果实。想要闯进这布满荆棘的丛林，探访昆虫产卵的巢穴，我们得穿上长及小腿的靴子，否则双腿就会被刺得鲜血直流，又疼又痒。只要土壤中还保留着一些春天的雨水，这片植物就不会失去它们狂野的生命力。各种矢车菊开出大团大团的黄色花朵，给这里铺上了一张地毯，上面是西班牙洋菊堆成的金字

塔和大翅蓟柔软的茎。当干燥的夏日来临，便只剩下满地枯枝败叶，一根火柴就能燃起熊熊大火。这就是我拥有的土地，或者说它本来就是这样。这是我心爱的伊甸园，它让我与昆虫朝夕相处，亲密无间。经过四十年的艰苦抗争，我终于拥有了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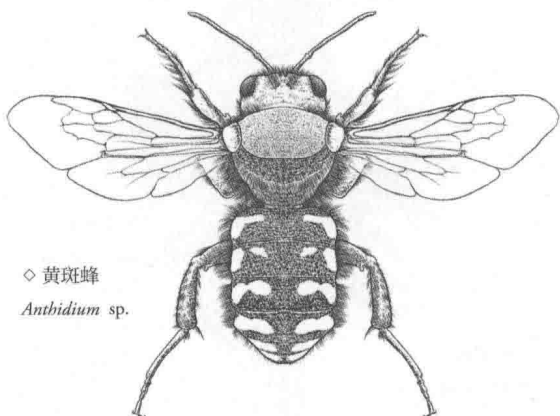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金黄蓟
Scolymus hispanicus

我将它称为伊甸园，就它对我的吸引力来说，这个称呼并无不当。虽然这片土地十分贫瘠，从来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撒下一把芜菁的种子，但它却是膜翅目昆虫的天堂。茂盛的矢车菊和蓟将附近的昆虫吸引而来，在我观察昆虫的研究生涯中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昆虫聚在一起。各种能工巧匠济济一堂，有以捕杀各种猎物为生的捕食者，有建房子的泥瓦匠，有用棉线纺纱的纺织工，有将叶子或花瓣裁剪成零件的组装工人，有锯木头的木匠，有在地下挖出坑道的矿工，有吹气球的工人。还有谁？我也数不清了。

这是谁呀？黄斑蜂，它正忙着把黄矢车菊茎上蛛网般的绒毛收集起来，团成一个绒球，骄傲地用大顎叼在嘴里。它要把这个绒球搬到地下，做成盛蜂蜜和卵的毛毡袋。那些正在激烈地争夺战利品的又是谁？切叶蜂，它们的腹部下方长着

黑色、白色或火红色的花粉刷。它们要离开这一片矢车菊，去附近的灌木丛切下椭圆形的叶片，用来制造盛食物的容器。那边几位穿着黑丝绒衣服的又是谁？是石蜂，它们加工泥巴和砾石。在荒石园遍地的乱石上，到处是昆虫们的建筑。哎，那些大声嗡嗡叫着，猛地腾空飞起的是谁？那是条蜂呀，它们住在旧墙和附近向阳的斜坡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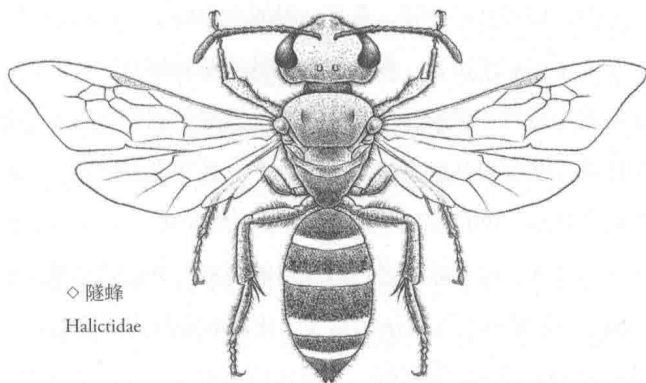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黄斑蜂

Antbidium sp.

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壁蜂，一只正忙着在蜗牛螺旋形的空壳上建造蜂巢，另一只把一小段干枯的露莓茎挖空，为幼虫准备一个圆柱形的婴儿房，它还会用隔板将婴儿房分成几层。第三只壁蜂把一段被切下来的芦苇当成了天然的管子。第四只霸占了石蜂的空巢，成了不交房租的房客。还有长须蜂，它们中的雄性有着长长的触角；准蜂的后足上有巨大的毛刷，用来收集花粉；还有庞大的地蜂家族，腹部纤细苗条的隧蜂……以及其他的昆虫，我就忽略不计了。如果要一一细数这片矢车菊中的房客，那几乎得把整个蜜蜂家族都算上呢。我曾经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给波尔多的一位昆虫学家——学识渊博的佩雷教授，他惊讶地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捕猎技巧，居然能捉到那么多的昆虫，其中还不乏新发现的品种。实际上，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对捕捉昆虫也没什么热情。相比用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标本，我更喜

欢观察昆虫在大自然中劳碌的样子。我之所以能捉到那么多昆虫，一切都得归功于我那片长满了矢车菊和蓟的荒石园。



我何其幸运，在这些采蜜者中间还生活着一个捕猎者的部落。泥瓦匠们在荒石园里四处忙碌，堆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沙丘和小石堆，那是它们用来建造墙壁的材料。工程进展十分缓慢，于是这些材料都被人霸占了。石蜂三五成群，挤成一团，在石块的缝隙里过夜。蓝斑蜥蜴找了一个藏身的洞穴，等着捕猎路过洞口的金龟子。它胆大包天，无论是人还是狗，只要靠得太近，它都敢张开大嘴扑上去。白顶鸫披着一身白色羽毛，只有翅膀是黑色的，看起来像个多明我会修士⁸。它喜欢蹲在最高的石块上，短促地哼着乡村小调。它的巢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，里面有天蓝色的卵。小修士消失在乱石之间。真遗憾！这是一个迷人的邻居，相较之下，我可一点都不怀念蓝斑蜥蜴。

沙土还为另一些族群提供了庇护所。沙蜂正在打扫地穴的门槛，在身后抛下一把把尘土。掘土蜂咬住螽斯的触角把它拖走，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捕到的叶蝉拖进地窖里。后来，泥瓦匠把这些捕猎者都赶走了，这让我深感遗憾。不过，如果我想把它们召回来，只要再砌起几个沙堆就好，它们很快会住进去的。

也有一些捕猎者留下来，尽管它们的家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。有沙泥蜂，我曾在春天或秋天看见它们在花园中的小径和草地上飞来飞去，寻找毛毛虫；有警觉的蛛蜂，它们拍着翅膀，四处搜寻蜘蛛的踪迹。个头最大的蛛蜂会捕食法国狼蛛，这种狼蛛的巢穴在荒石园里并不少见，那是一种垂直的深坑，洞口还有用稻草和蛛丝编成的围栏。如果你朝坑里望去，你会看到蜘蛛的眼睛像钻石一般闪闪发亮，但大多数人会对这样的景象感到恐惧。对蛛蜂来说，这样的猎物是多么危险！现在，在夏日午后的酷热中，红牧蚁从蚁窝出发，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远征，它们要去俘获奴隶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我们可以跟着它，看看这场狩猎。在一小片茂盛的牧草上，还能见到长达一法寸半⁹的土蜂，它们懒洋洋地飞着，然后钻进草丛中，拖出一条肥大的虫子，那是某种鳃角类金龟子的幼虫，比如犀金龟或花金龟。

这里有多少昆虫等待我去研究啊，而且我还没说完！人们抛下了这块地，留下闲置的房子。人去楼空之后，动物们便前来占领这片清静之地。莺在丁香丛中筑巢；翠雀在茂盛的柏树中隐居；麻雀把破布和稻草搬到瓦片下；金丝雀从南方飞来，在梧桐树梢头歌唱，它那柔软的窝只有半个杏那么大；红角鸮每晚发出单调的鸣唱，如同笛子一般；还有象征雅典娜的纵纹腹小鸮¹⁰，每天都能听到它呜呜咽咽的叫声。房子前面有一个大水塘，里面的水来自向村里的喷泉供水的渡槽。到了繁殖的季节，方圆一公里内的两栖动物都会在这里聚集。黄条背蟾蜍就常在这里约会，它们有的能长到盘子大小，背上有一条窄窄的黄色条纹。当暮色降临的时候，产婆蟾¹¹在池塘边沿跳来跳去，雄性的后腿上挂着一串串的卵，每个卵都像胡椒那么大。这些慈爱的父亲远道而来，只为了把珍贵的卵袋放到水里，然后它就藏到石板下，发出铃铛般清脆的鸣叫声。还有雨蛙，它们不是躲在树叶间呱呱叫，就是忙着潜水，姿态优雅。五月的夜里，池塘变成了一个嘈杂的交响乐团，蛙声震耳欲聋，吵得人寝食难安。我们得采取严厉措施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能怎么办呢？一个被吵得睡不着的人可是很凶的。

膜翅目的昆虫们更加大胆，它们甚至敢强占我的隐庐。白边切叶蜂在我们门槛边

的一小堆瓦砾里筑巢，我进门的时候得小心别踩坏了它的窝，别踩死了正在忙活的矿工。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这种专门捕捉蝗虫的切叶蜂了。我刚刚认识它时，曾顶着八月里火辣辣的太阳，走上几公里的路，才能见到它。现在，它就在我家门前，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。关着的窗户还为壁泥蜂提供了温度适宜的居所，它在石砖墙上用泥巴做了一个窝。这种泥蜂捕食蜘蛛，百叶窗上刚好有个小洞，它就从那里钻进它的巢穴。还有几只石蜂把巢搭在百叶窗的线脚上，一只蝶翼在半开的屏风下部建起它的小圆顶。胡蜂和马蜂是我餐桌上的常客，它们常常飞过来，看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。

这里的生物数量繁多，种类齐全，而且我还远远没有把它们一一列出来。如果我能让它们开口说话，它们的对话一定十分有趣，足以慰藉我的孤独。这些可爱的生灵有的是我的旧交，有的我才刚刚认识，它们都在这里捕猎、采蜜、筑巢。而且，如果要换一个地方进行观察，附近几百米处就是山坡，那里生长着一丛丛的野草莓、岩蔷薇和欧石楠，那里有沙蜂喜爱的沙地，那里的泥灰岩坡地住满了各种膜翅目的昆虫。正因为预见到这里丰富的物种，我才逃离城市来到乡村，给萝卜除草，给莴苣浇水。

人们投入了巨额资金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建起实验室，解剖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的海洋动物；人们大量使用功能强大的显微镜、精密的解剖仪器、捕捉动物的机关，出动大批的渔民和小船，建设许多水族馆，只是为了研究某种环节动物¹²的卵黄如何分裂，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。我们瞧不起陆地上的昆虫，然而它们和我们息息相关，它们为普通生理学提供了无价的资料，有些昆虫还会毁坏庄稼，危及我们的公共利益。什么时候能有这样一个昆虫实验室，不研究泡在三六烧酒¹³里的昆虫尸体，而是研究活生生的昆虫，并观察昆虫的本能、习性、生活方式、劳动、抗争和繁衍，让农业和哲学从中获得启发？深入了解一种会毁坏葡萄的昆虫，也许要比知道某种蔓足亚纲¹⁴动物的一根神经末梢长什么样重要得多；用实验确定智能与本能之间的分界，通过比较动物界的现象来解释人的理性是否可